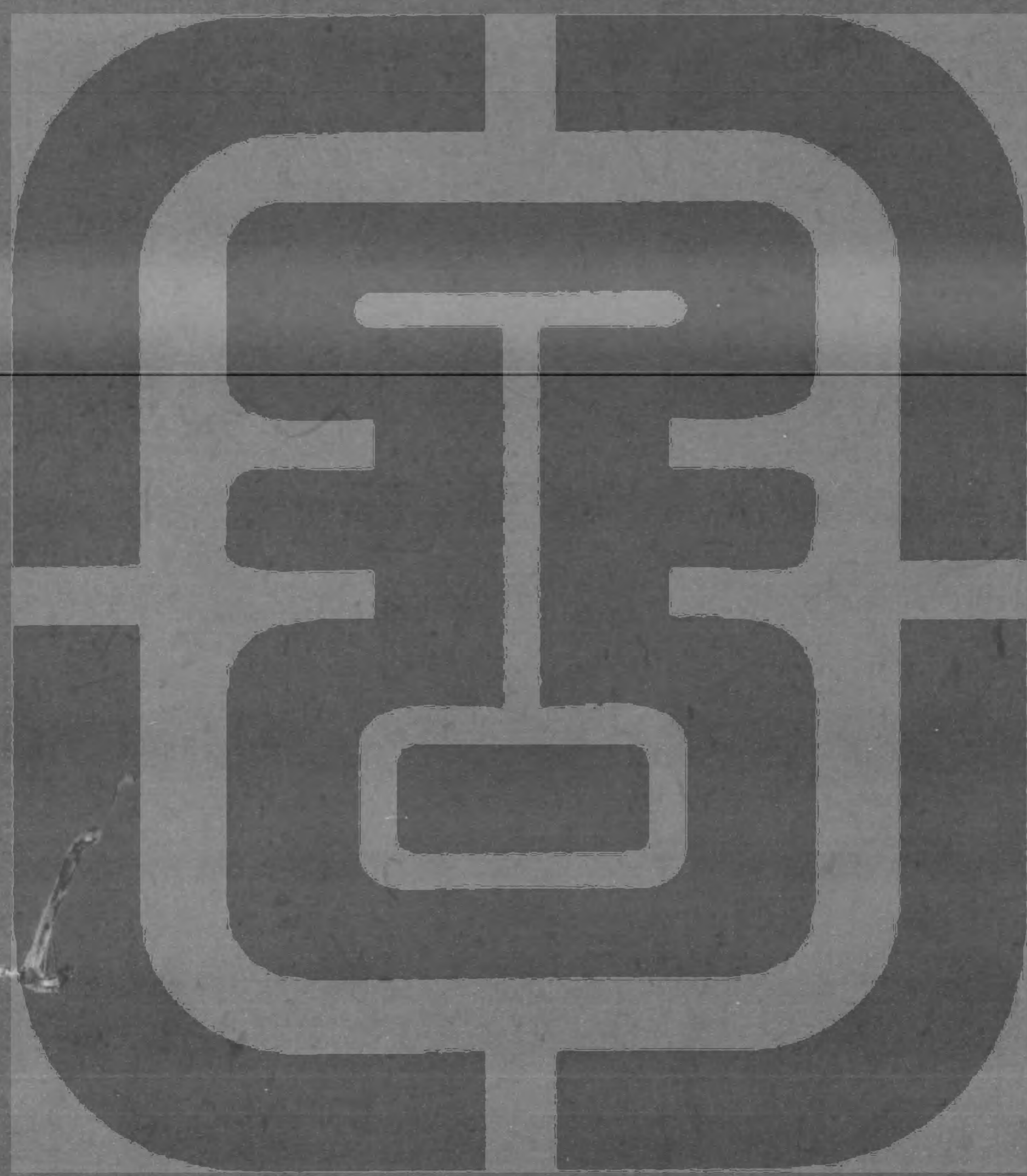


鈍吟雜錄

卷一至卷四

服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鈍吟雜錄十卷

國朝馮班撰班字定遠號鈍吟居士常熟人卷首自
署曰上黨從郡望也是書凡家誡二卷正俗一卷
讀古淺說一卷嚴氏糾謬一卷日記一卷誠子帖
一卷遺言一卷通鑑綱目糾謬一卷將死之鳴一
卷班著述頗多沒後大半散佚其猶子武搜求遺
藁僅得九種哀而成編家誡多涉歷世故之言其
論明末儒者之弊頗爲深切正俗皆論詩法讀古

淺說多評詩文日記多說筆法字學皆閒附雜論
嚴氏糾謬辨嚴羽滄浪詩話之非誠子帖多評古
帖論筆法未附以社約四則皆論讀書之法遺言
將死之鳴皆與家誠相出入通鑑綱目糾謬尙未
成書僅標識五條武錄而存之耳大抵明季諸儒
守正者多迂鶩名者多詐明季詩文沿王李鍾譚
之餘波僞體競出故班諸書之中詆斥或傷之激
然班學有本源論事多達物情論文皆究古法雖
閒有偏駁要所得者爲多也

鈍吟雜錄敘

天下非無嗜書好古者也然竊謂有二病焉不具一知
半解縱涉獵經史百家究不得古人要領其病若青盲
好翻駁古人不惜誣聖非經創爲新奇炫世之說其病
若怖頭狂走青盲之病病止一身狂走之病病在天下
後世非細故也先仲父定遠公深惡之公自少厭薄制
舉業專意古學矻矻至老其情性激越忽喜忽怒里中
俗子皆以爲迂獨於古人精神昭合若有夙契於是非
得失處非信而有徵不輕下一字也嘗過家塾見案頭

有少微通鑑一書止色命武曰昔人之事成敗已見得失顯然不須更翻公案凡爲此者不過好立議論求免耳食之誚耳汝輩讀書須善審時勢不可一味將正心誠意套語妄斷前人凡此書及致堂管見以至近世李氏藏書及金聖歎才子書當如毒蛇虺蝎以不見爲幸卽歐公老泉漁仲疊山諸公亦須小心聽之嗚呼斯言也豈獨爲武也道乎公著書無定所或書友人齋頭或書旁行側理以故歿後多散軼武竭蹶求之數年於茲矣僅得九種編成十卷題曰鈍吟雜錄以公嘗自號鈍

吟老人云爾讀古淺說病中囑黃子鴻授武者家誠則得於家補之正俗係女弟子董雙成所寄日記乃得於僧飲章行囊中嚴氏糾繆參見諸本今另爲一卷誠子帖散見於小啓編成後家履中緘寄綱目糾繆五則暨遺言遺囑三種其餘尚有壁論三卷讀古心鑒葫蘆私語畫論數種無從尋覓亡失頗多有同嗜者諒當公之千古不至如向子期南華注也武向讀嚴氏家訓夢溪筆談履齋示兒編容齋隨筆諸書未嘗不嘆古人學問真有功後學公之斯編多發諸公之未發使讀之者知

金明雜錄 余
古人之學自有入處如康衢大川一望了然當不徒使
下劣惡見蟠踞胸中塞斷多生正見也武幼遭家難孤
露失學未能敬承家訓謹畧述所聞以及搜訪之艱如
此已未仲春上澣猶子武再拜謹記

鈍吟雜錄總目

第一卷

家戒上

第二卷

家戒下

第三卷

正俗

第四卷

讀古淺說

第五卷

嚴氏糾

第六卷

日記

第七卷

誠子帖

附社約

第八卷

遺言

第九卷

通鑑綱目糾繆

第十卷

將死之鳴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鈍吟雜錄卷第一

上黨馮

班定遠著

廬江河

焯義門評

家戒上

讀李習之答朱載言書云其理是而詞章不能工者太公家教也今此書不傳習之所謂不工者我不能與之覆較顧嘗思之矣謂之家教是父兄以教其子弟者也不應雕飾文詞其理是矣則於聖人之所謂修身齊家入以事父兄出以事長上者必有當焉矣是天下之良

金明齋金一
書也惜哉我不及見不得採取以善我身教我子弟可勝歎耶我無行少年不自愛不堪爲子弟之法式然自八九歲讀古聖賢之書至今六十餘年所知不少更歷事故往往有所悟家有四子每思以所知示之少年性快老人諄諄之言非所樂聞不至頭觸屏風而睡亦已足矣無如之何筆之于書或冀有時一讀未必無益也是卽李習之所謂詞章不王者勿以文字求我

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只如此便完全是箇堯舜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俗人只爲不知學問識見淡薄遇要緊處料理不來任情隨俗做得不好便把人品弄壞但孝弟二字甚不易料理沒有十二分學問舉手動足便錯了

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此是儒者功夫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是儒者學問蒲團上駢坐殊不了事

末句是針砭高景逸門徒

程子教人讀書曰一部論語未讀時是這般人讀了只是這般人便是不曾讀一般此言最懇切最難讀者論

語聖人說話簡略說得渾融一時理會不來是難讀也亦最易讀讀一句是一句理會得一分是一分是易讀也不似他書認錯了要誤人趙普用半部論語治天下大是會讀書如吾所見只一二句便終身受用不盡

莊子曰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亦是一句說話但此是道家學問不如易云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積字最妙積善成名不是虛名這名便不害事若爲惡于冥冥者不有人禍必有天殃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惡字一毫來不得如老子云天網恢恢疎而

不漏這話却好小人只看了疎處不曾看他不漏處便去放肆是他識見不濟看理不明也 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這便是積的工夫

俗語亦有益人處吳人諺云風潮過了世界在吾一生用之雖經歷事變至今無大患但衆人洶洶時不可隨他自己有箇把捉洶洶的定了便受用

太平時做錯了事却有救亂世一毫苟且不得一失脚便送了性命

信而好古溫故而知新是讀書得力處

儒者有一種門戶有一種習氣須洗得盡方是好學的
人方是真儒名言不到得忠恕地位便有此二種夾雜

君子之孝莫大于教子孫教得好祖宗之業便不墜于地不教子弟是大不孝與無後等

儒者之業莫如讀書記誦以為博是讀書病處亦強似不讀

讀書有一法覺有不合意處且放過去到他時或有悟入不可便說他不是

君子立身行己只要平實不行險則無禍患不作偽則

無破敗此語最有味不可忽此是實實受用儒者功夫不是老生

常談君子居易以俟命不願乎外只是一箇平戒慎乎其
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方是實

士人讀書學古不免要作文字切忌勿作論成敗得失
古人自有成論假令有所不合闕之可也古人遠矣目

前之事猶有不審况在百世之下而欲懸定其是非乎
此亦名言宋人多不審細止如蘇子由論蜀先主云據蜀非

地也用孔明非將也考昭烈生平未嘗用孔明為將不
據蜀便無地可措足此論直是不讀三國志宋人議論

多如此不可學他 致堂胡氏作讀史管見其論人也
如酷吏之獄詞見法輒取不原情不考事君子惡稱人
之惡此便是他心不正癖於惡人而不知其美斯言之
玷也

孔子每言仁孟子竝言仁義義字難體認有涇涇小人
之義有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之義更有刺客游俠盜
賊姦人之義君子不可不明辨也 義者宜也知所舉三
勇而無義為盜刺
者安得為宜小人有
客游俠皆盜耳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賢臣也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

薄冰孝子也僨國事滅家族以死求名者賊儒也亂臣

逆子之尤者也 此語為東漢人發藥若東漢之末則棄
禮義捐廉耻務為苟得苟免又賊儒也

所欲有甚於生者死有所不敢愛儒者之死忠死孝仁

之至義之盡也然子死孝父必不全臣死忠君必有患

忠臣孝子平居無事不忍言之近代有平居無事處心

積慮冀君父之有難以成其名者其人名不便言此亂

臣賊子之不若也讓千乘之國好名者君子猶不取况

乎幸君父之有難社稷蒼生六親九族一切不顧而可

曰仁義乎好名之患真有不可言者

曹孟德將殺陳宮謂之曰公臺如卿老母何宮曰老母在公不在宮也婉而不屈然竟全其母方孝孺將死曰必無十族此爲不如陳宮矣孝孺雖遜詞亦不免九族然亦不至於十族矣

兩條須合看

誦農黃之書用以殺人人知爲庸鑿也誦周孔之書用以禍天下而不以爲庸儒我不知何說也庸儒者非孔子之徒也不惟一時禍天下又使後世之人不信聖人之道

食人之祿者死人之事君子當大難亦不徒死也持其危扶其顛盡心力而爲之事窮勢極然後死焉斯可以言事君之節矣文文山其人也

君子有心於古道慎無以學術誤天下

樂無與於衣食也金石絲竹先王以化俗墨子非之詩賦無與於人事也溫柔敦厚聖人以教民宋儒惡之

漢人云大者與六經同義小者便麗可喜

便麗王褒傳作辨麗言

賦者莫善於此詩亦然也仁者樂山智者樂水詠之何害 風雲月露之詞使人意思蕭散寄托高勝君子爲之其亦賢於博奕也以筆墨勸淫詩之戒然猶勝於風

刺而輕薄不近理者此有韻之謗書唐人以前無此不可不知也

君子不親教延師亦是難事氣習相染師不如友愛子弟者必慎其所與得淳厚有家風者為上其次則自好喜讀書者市井輕薄最不可近

先兄謂我曰見利思義義不勝利小人必不能自克我

應之曰不若見利思害見利思害出新序節士篇以見得思義並舉言之則不偏也

無故之利害之所伏也君子惡無故之利况乎為不善

以求之乎君子固窮不求利所以無害則利莫大焉到底

翻不得此案人不知義則利令智昏雖大害之伏不復顧矣故九思條自又曰見得思義孟子亦先曰亦有仁義而已矣教人有主宰於中然後與之剖析利害

或曰裴晉公之功名富貴可謂盛矣還帶小善恐不足以致之余曰大人君子好義為善其根伏於胸中如火之伏於薪下也特未發耳一發則燎原矣晉公之致福亦猶火發之燎原也事之大小非所計也匹夫匹婦一事之善如將枯之禾偶得一溉其福微矣然必勝於不為一善者

韓商之道其用民也殘其養民也狹施之於亂世可以

微利事平則受其禍矣秦二世而亡是也天道神明好此術者必有殃

君子以禮義安人養人俗儒則以禮義桎梏天下不知禮義之本也

漢儒釋經不必盡合然斷大事決大疑可以立可以權是有用之學去聖未遠古人之道其有所受之也宋儒

視漢人如讐是他好善不篤處宋儒小病在有箇道學門戶必求高出前人然

濂溪明道諸公何曾有此

談性命敘人倫苟無宋儒人其為鬼魅乎但於世事上

少踈施之於事不見作用朱子嘗自說如此

尚論古人不是與古人爭是非好譏評者其為學必不得益

昔人有作中山狼傳者為負恩者喻也中山狼所在有之但無與老牯枯樹語則可矣斯言也不更事者不知也小人之敢於為惡有助之者耳天下惟助惡者為無人心

禍福之來天與人相參詩曰自求多福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一委之於命者愚人也紂曰我生

不有命在天此其所以亡也
盛怒不可飲酒

凡人之是非當決之於君子儒者之是非當裁之以聖人之言苟不合於仲尼雖程朱亦不可從也 聖人好

讀書豪傑好讀書文人亦好讀書惟宋儒不好讀書程朱

為學必由讀書講明義理惟陸學不尚讀書耳

夫子曰性相近也孟子曰性善較說得透爽夫子曰習相遠也朱子曰氣稟所拘人欲所蔽較說得圓滿虎狼好搏噬是氣稟所拘父子不相食是性善相近處正是

善相遠處即是惡大抵惡是第二層念頭善念是獨發的惡念是有對而發的須知甘食悅色亦是善方可言性善好甘不好苦好美不好惡自愛也未有不自愛而能愛人者君子有時損己以益人只從自愛處推出

阮嗣宗至慎不臧否人物陶淵明詩篇篇說酒不及時

事 阮與陶皆在事外者也有事在者亦須深沉果決不密則害成矣

顧仲恭先生不能作詩嘗自言不解其故余告之曰温柔敦厚先生似不足

道家有雷門忠孝一派其說曰精炁者身之本也不愛

精烝者爲不孝心者身之君也不敬其心者爲不忠我最愛此說

君子處人骨肉之間不可無作用亦不必多巧只是一箇平恕一箇忍耐

六親不和有孝慈君子不可不勉

此語失老子本意翁之意謂六親雖不

和孝慈之道當盡其在我

婢媼用事則婦女生變外家太親則兄弟疎

嫁女娶婦但擇儒素有家法者最善古人云娶婦當娶其不如我者嫁女當擇其勝我者此言大有病外家貧

薄爲累最重不可以一端盡且婦女之性罕能自卑只如婢妾此不如我家亦甚矣一旦得寵目無正嫡不如我家不足恃也勝我之家娣姒必多富貴婦女以家勢相軋我家子女必爲所薄則一日不能安矣勝我不如我相形爭之道也儒者論事多空中揣摩不試實事故多敗齊家治國平天下道理須是實實體貼空中揣摩便是白面書生不通事勢爲天下安用腐儒謂此輩也

所論亦未盡事理此其一端也

孝經孔子之行也小學朱子之行也但朱子有小疵處

醇儒不習事也朱子不可謂之不習事或智不圓耳亦不過一兩段耳此

良書不可不讀魯齋之學從此書入及領成均遂以此為教

宋儒有四大病近代猶甚不喜讀書則君子小人漸無

別不作文字則詞氣鄙倍而不自知不事功業則無益

於世不取近代事則迂疎全看程朱語錄原無此四者此門徒末流之弊亦不可不

君子使人可愛不如使人可敬敬人者人恒敬之未有

可敬而不可愛者也能養其中和之德則敬愛兼之矣

孟母敬姜千古難得婦人教子未有不敗壞者也父欲

教子者必不可使母攬一字

莊生喜言上古上古之風必不可再得於今日徒使晉

人放蕩不事事宋儒專言三代其於三代之事擇焉而

不精語焉而不詳徒使方孝孺輩迂執不通其言不同

誤天下蒼生則一也宋儒所謂三代者亦謂當得其意而已明道最通曉時務伊川晦翁

亦何嘗拘礙如後儒唯橫渠較踈耳然方公之病其根

尚不在此操切諸王即非西銘道理凡為天下國家有

九經修身之下即曰親親欲復三代孰先於此乃舍其

大而圖其細亟亟紛更并味夫子三年無改之訓固非

宋儒誤之也然今日畧觀宋人鑑斷于諸儒書不能貫

通者須亟示以此論○翁後有一條論建文主事於余

先得焉所見者有

爲子弟擇師是第一要事慎無取太嚴者師太嚴子弟多不令柔弱者必愚剛强者懟而爲惡鞭朴叱咄之下使人不生好念也凡教子弟勿違其天資若有所長處當因而成之教之者所以開其知識也養之者所以達其性也年十四五時知識初開精神未全筋骨柔脆譬如草木正當二三月間養之全在此際噫此先師魏叔子之遺言也我今不肖爲負之矣少小多過賴嚴師教督之恩得比人數以爲師不嫌太嚴也及後所聞見亦有鈍吟先生所患者不可以不知子弟不可把世間刻薄事教他子弟刻薄一時無所展

其惡必先施於父母則不孝必先用於兄弟一家不和則萬事瓦裂矣兄弟至親至近不和便伸手動腳不得外人不和只一遍相爭便走開去了兄弟不和終身併做一處有許多不便世人之不睦於兄弟者自以爲得計我不知其何心

子弟小時志大言大是好處庸師不知一味抑他只要他做箇庸人把子弟弄壞了又有一種人一味獎譽都不課實後來弄得虛驕都不成器子弟小時極難調養與君子交當以恕君子或有不如人意時也與小人交

當以敬小人好侮人也

不為快意語不作快意事人世尤悔十分便減却七分

此康節之言

言有近正而實不近人情不合聖人之道者儒者多有之大略近於隘狹便不是好話

釋氏言地獄報應儒者矯之遂言無鬼無鬼非聖人之

言即為異端若無鬼則聖人宗廟之禮愚且誣矣此種

議論大害事能知阮宣子是異端可與言儒矣陰陽善惡各從

其類既散之氣亦清濁各途若言果有地獄亦不是

俗人說通變只是小人而無忌憚不是君子之時中

文人儒者大有異端不信五經喜毀古賢人招合虛譽

立黨敗俗皆聖人之罪人少正卯之流也此翁目見萬歷以後事發

樂

善氣迎人親於兄弟逆氣迎人慘於父子

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然亦有一法大略取其平和近人

情者則十得六七矣風俗大壞之後此言又不可墮于一偏恐所謂人情者非發皆中節

之情也

周孔之道是謂之儒人不可不學儒學儒必從師師最

難得不近人情不通世務不讀書者便是小人儒俗儒多傲便不合孔子之道儒者必謙俗儒多短見故好非古人

凡學問皆須實見實行不可虛空揣摩

吾見人家教子弟未嘗不長歎也不讀詩書云妨於舉業也以余觀之凡兩榜貴人粗得名於時者未有不涉獵經史讀書好學之士不幸而躋於場屋猶爲名於一時爲人所宗慕其碌碌不知書者假令竊得一第或鼎甲居翰苑亦爲常人其老死無成者不可勝計豈曰學

古不利於舉業乎又不喜子弟學道脫有差喜言禮義者呼爲至愚不知所謂道者只在日用中惟不學也居家則不孝不弟處世則隨波逐浪作諸不善才短者猶得爲庸人小有才者往往陷於刑辟中世網而死其人不可勝屈指也見三十年前士人立身尚依名教相見或言詩書論經世之務今則絕無矣有一老儒見門人讀書則杖之罰錢一貫斯人也竟困於青衿而死亦何益哉不讀經則舉業必庸猥不涉史則後場其牆面矣經須講而後明喜言理義者通經之階也望子弟之遠大者安能捨是以爲教哉○今夫翁發此論時又四十年矣噫

仁義聖人之道也徐偃王未襄公以之敗亡而儒者猶稱之斯亦仁義之感也韓文公作徐偃王碑公羊稱文

王之師是已偃王碑狗其子孫之請漫戲焉耳其例又取諸子雲劇秦美新尚與公羊謬於說經

者不近代建文君又不及此二君者也至今好事者猶

惜之或曰仁義足以敗亡乎余曰此徒慕而為之其心

則善矣實不得聖人之道也如燕噲之讓子之亦慕堯

舜也此亦可稱乎建文君有大罪今人不知耳夫子言

孟莊子之孝以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為難能也子曰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建文不孝不孝足以亡

國但其心實慕善當時臣下果於行其所學顛覆典刑

遂以至於亡也堯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

平章百姓建文之九族何如是烏能法堯舜哉此條論斷建文

主為當若修明史者仍之則董狐之良也○定翁所閱史記中有論鼂錯一條極好當採錄

人各有業所以為生也祖父之業生而習焉長而安焉

廢而習其所習敗而無成者十八九矣讀書業之美而

貴者也奈何其廢之乎

人於其所業當竭一生之力而為之毋求其便者必為

其難者吾少年學舉子之業教我者曰此敲門槌也得

第則捨之矣但獵取其淺易者可以欺考官而已遠者高者不足務也必無人知則躓矣後從魏叔子先生見繆當時先生二先生之言曰欺人者欺之以所不知也盡天下之人方竭才力以為舉業誰不知者而子欲欺之以淺易子其困矣始知向來之誤也農必為良農賈必為良賈工必為良工至於士人之業乃欲為其不良者何也今日幾乎天下皆不知矣然為欺者滔滔皆是安得受知于考官不如讀書其遇則可以變俗不過猶有以自得為人之所不能為知人之所不能知盡心力而務之不得利必得名人皆不如我我得名利也韓子

云人之能為人由腹有詩書名利其外也不可以為人將若之何

鼓鐘於宮聲聞於

外天下未有有其實而無其名者

何雲有文錢翁

重之然無名者其人妒嫉同學者惡之也妬嫉極損名

如張湯有後可以為法

俗人多不喜子弟習技只是一個俗如書射自是正經

學問如何不知近禮樂之遺者為之可以為人所役而取賤者勿以自累他如琴奕

之類近雅者亦不妨為之我見一周叟投壺百發無誤

意甚愛之琴德可以養性奕則徒費日敝精而已非若琴之為用不當習投壺古戲本射之類禮用

之與燕射等一即好畫我不以為不可但有一說不精

而爲之便是廢日苟能精之則古人亦如此也先君子不讀星命之書多爲日者所欺然猶無大害有一郭春卿其父葬得吉壤生春卿讀書數行俱下不過二遍則暗誦矣後爲惡人所誤言不吉發之紫藤纏棺斬之流汗如血春卿歸讀書強記不復如前矣竟以一老青衿卒先兄爲俞仰橋所欺徙先祖母墓我家遂貧此大誤也

星命書并剷去妄求之根不售欺矣葬書近代大蔽王者作所必廢卽所舉二事求吉反凶豈復宜信其

術如醫亦是要事毛斧季患嗽以夏月多飲水冷痰在

膈中醫以爲癆藥有天冬我見之愕然曰服此將甚已

而果劇易醫而痊錢履之冬月病痢醫用黃連其人腑臟素患虛寒我與錢夕公皆云不可履之不信也後得名醫來夕公以其意告之投桂附而痊不然幾斃如此類不可盡述君子不可不知醫不知則爲庸醫所欺害至於殺身讀農黃之書操死生之權或以爲賤業何哉但不精亦誤人學之須審耳我未嘗自用藥有所鑒也

醫當知爲事親也先儒言之矣

爲學全在小時年長便不成然年長矣亦不可不勉爲惠而望報不如勿爲此結怨之道也

小人至惡然其所為可以情理揣量必有不利彼亦不為也惟愚人為不可知愚者自以為智其惡往往出人意外不可防也先兄每戒人勿近愚人吾始謂不然及更事多然後信之不惟愚人老而耄者亦不可近

終日言人之善人未必信然所益多矣惡人所為有人不肯信者必不可言待其自露可已

或至親厚者不幸所狎非人安得坐

觀待其自露所誤已多矣友人狎一小人者吾諫之再三至掩耳而起後經半年始謝吾曰果如尊言蓋悔之也

鈍吟雜錄卷第一

鈍吟雜錄卷第二

家戒下

好伐惡者老子所謂代大匠斲也希有不傷其手者矣

朱夫子云君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此語本易遯卦大象傳文世有

傲慢於此輩者自以為嚴過矣嚴者須敬以處身粗而

衣冠可以禦強暴

為善無他法但處心平易使常有喜氣自然無不善

天主教人言殺生無報應吾應之曰儒者方長不折草

木無知豈有冤報只自全其仁心而已王梵志云辛苦

因他受肥甘為我須莫教閻老判自取道何如
粗中者不可以訴情好奇者不可與慮事辯口者不可
與言理

凡為天下國家雖有善法美意行之必有次第不知緩
急先後則害事

廉者量多窄其病在酷而無所容所以清官無後為上
不寬聖人所戒 君子不為不可繼事有便於一時而
後世為弊者不可不知也

古人之善意可師也然臨事亦須審其所急如南宋之

特岌岌將亾矣而儒者方講井田封建豈當時所可行
耶又非薄管仲亦何益於事我讀陳同甫文集未嘗不
恨也君子使人也器之如管仲子產遇湯武豈不為賢

臣乎 自孟子已薄管仲矣但觀漢治不純知其所見者
遠○後一條中翁論管仲亦自見如此 同甫粗

疏好大言用之亦何補但看朱子論治道處豈是
講井田封建此段議論亦是萬歷後望影亂言 範

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禽罪在嬖奚不在王良儒者好言
範吾馳驅而不計功業皆嬖奚而加之以愚者也此言

非欲詭遇也正謂範吾馳驅非失禽之道也使王良御
后羿操弓雖若邱山可矣儒者做事不來須要還我一

箇筭奚若只是自己無能則孟子之言非藏身之地

儒者多言管仲詭遇非也五伯假之也正假這箇馳驅

之法仁義是也管仲範吾馳驅而假者也世上好事做

出於真但就此一節是真大體本原上却夾和着假便是

是霸術又疎其先後輕重之宜有這一邊反缺了那一邊

并與王者施為不同耳孟子保民而王

一章最包括朱子與陳同甫往復不到此

做不得的若使王良復為之亦恐不能善其後東野之

敗駕可見矣我嘗讀史見小人之好為詭遇者其後必

有大敗

毋友不如己者取友之道也毋求備於一人使人也器

之為上之道也

君子有容人之量所以可重然有人焉不可以情求不

可以理喻不可以勢禦更不可利結此人之難容者也

斯人也所為如此不有人禍必有天殃且宜待其自及

勿與爭也鄧都之屬是已

小人之怒氣衰則止惟君子之怒不可犯

終身讓行不枉一舍此至言也荀子曰君子讓而勝

三人行必有吾師焉况於古人乎儒者曰三代已後無

完人後儒因之遂不肯學三代以後之事噫三代之事

其傳者百不一存也不法後賢其於天下之事不知者多矣

一家之人各以其是非為是非則不齊推之至於天下是非不同則風俗不一上下不和刑賞無常亂之道也李卓吾者亂民也不知孔子之是非而用我之是非愚之至也孔子之是非乃千古不易之道也君君臣臣父子子子一部春秋不過如此■翁以為異人愚之至也吾嘗謂既生一李卓吾即宜一牛金星繼其後矣好今而不知古則俗知近而不及遠則陋俗陋之人難

以語道矣

讀古人之書不師其善言好求詭異以勝古人者愚之首也

人有好事必成就之勿沮敗也佐饗者嘗焉我將獲其利

過情之事雖善不可為

臨事不可有成心然志於善不為惡其立志亦不可不定也

為政不以方略而曰我不貴權詐此君子之過也戒諭

愈繁而民不從無權略也君子之有方略所以便民不以詐也

盲者處平而不陷深谿愚者守靜而不陷危險是謂善避其所短爲人不可不自知其短

好更張者不知爲政喜事者難與爲善

好以言欺人者無口者也言雖辯人不聽之則辯無益也言卽誠人猶疑之如是則誠亦不行矣此與暗啞者

同

孟子曰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

與自殺之也一聞而已嗚呼辱人之父兄人必辱其父兄今之好罵人者不思而已

近火先燒近水先濕好利之人不可近我必喪其利也好傷人者人皆知避之矣不知好利之至未有不傷人者

好小利必有大不利

百里奚之功業遠不如管仲孟子賢之却勝於管仲則不免刻論此有說也使管仲當七國必并天下而王矣然管仲得志則湯武之事其遂絕於後世乎漢唐以來

可見矣如蕭何即管仲之亞也恐尚遠漢道不如三代孟

子病其如此故不得不痛抑之又商君之流皆自托於

伯術亦仲之流弊也申商者霸功之流弊漢武宣二主又申商之餘毒孟子之

言以救時也飯牛之污當時說客以自托者多矣孟子

賢百里奚而辯之亦救時之論耳宋人不知也飯牛子主畢竟

好事為之一部左傳中尚無此舉止一時有一時士風也

今之儒服者其為善也皆不取孔子之道而好言釋氏

儒教衰矣儒教衰則生民受其弊此不在學釋氏也好

善之念未嘗忘於人心有釋氏而不學儒也韓文公亦

自不得不辨學者能以儒道治天下齊家修身則不在

辨釋氏正為不與辨則人不知性善儒者亦自有性命之學顏魯公

學道學釋不妨為忠臣為儒者顏公天資美學則雜矣取長棄短可也若謂其

為忠臣為儒者得力那邊大不是

君子之道即聖人之道也須知地位相懸子產有君子之道四

乃云子產於道槩乎未有聞此語固有病朱子之言我有所

不敢信然亦只事上敬行已恭養民惠使民義此四者

終身由之亦恐未必能盡不知朱夫子內省於此何如

比不得中庸上四者

殺人如草却買螺蜆放生以此為善吾不解也近有奪母弟之生業而飯僧以求福者此何心哉此何心哉讀書當讀全書名節抄者不可讀

大儒之為義也蒼生受其福小儒之為義也不惜其身以禍天下此不講於義之過也此亦不讀書之病

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故不更事者不能讀書霍子孟不學無術有才德者又不可以不讀書

宋人不以讀書為學故曰顏魯公子產管仲不學顏魯忠臣君子然又非子產管仲之比矣不知此諸君子者立身行已均天下

治國家一塊純是讀書中來聖人極教人讀書子路云

何必讀書夫子以為佞也讀書亦不可混為一途經亦書也史亦書也諸子亦書也

釋典亦書也百家小說亦書也宋儒不留心雜書有之為學第一事是讀書講明義理何為不以是為學

儒有好學而不能立功立事者不是讀書無益只是不會看書觀其尚論古人處皆是以意是非不曾實實體

驗如此則讀書無益斯言也儒者必不信請以一事為證只在論語註中也程子論討陳恒乃曰上告天子下

告方伯其言甚正以實考之則是虛論夫子尚不能得於魯哀公能請之周天子乎當時無方伯不知程子欲

告何人恐不免要告晉人則夫子不能得於三家能得於六卿乎三家甚苦陳恒自陳氏得政魯人無歲不被兵於討陳恒則不可若晉之六卿其善陳恒也至矣豈可告乎又云率與國以討之霸者為會盟有諸侯故能摟諸侯以伐諸侯魯人將與何國乎此並不曾實實考究思量程子千古之儒宗我豈敢少之哉只於考論文字少工夫大略近來儒者為正論多是硬板死局不考實勢所以做不得事小人苟且趨利詆薄大儒亦為儒者有此一種議論與此輩作口實也

此事始吾亦疑程子之說為不當於

時勢而胡氏先發後聞之說尤哂之後讀論語或問則程子本意蓋謂夫子既得請於魯君而又若此處置合天下之公義以討賊耳朱子所推蓋本未精盡凡治一家之學亦必盡讀其書乃可論其得失也

子云以魯之眾加齊之半程子不曾思量耳齊之不與

陳恒者則是齊之義士其與陳恒者是小人懷其施惠

而不知大義者也因齊之義士以伐其不義者正是王道非兵家較力之說也

不與者朱謂世家大族不甘為陳氏下力不逮而強劫之者可也若不懷其惠之義士一國中能幾人哉翁之言是亦非實勢也程子非云不較力也言此討賊之舉可以合天下之兵討天下之賊不患乎齊強魯弱力之不敵耳

能修身則六親宜之朋友敬之雖末世薄俗無害也能

齊家則上下有節衣食有度雖貧而不困也聖人之道只在日用間

有所不為則人信之

多能鄙事則為人役亦要酌量藝之勞而賤者身之災也

隱士不避賤業能自貴也有才能而自晦謂之隱無能之人只謂之不肖

善人為善極有受用處無過一箇心安

人畜守狗為人用也畏虎而惡之為其噬人也虎豈不

如狗乎先兄取人好虎而惡犬臨難所以不救也我至

今以為歎此譬尚未親切

君子一飲一食一言一語一舉一動未有不讓子路率

爾而對夫子哂之漢文即位東嚮讓者三南嚮讓者再

禮也自藩王為天子可無讓乎儒者譏之為不知禮矣

若如所論則一部儀禮大半是偽周公亦可譏乎

臨大難當大事不可無學術

熟看廿一史便知自古天下之不治皆由於家不齊然

後可以看大學不然便以為架子說話

更須追尋其根源方知正心誠

意不是風痺
不知痛癢

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孟子曰
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有子曰孝弟也者
其為仁之本與儒者務本只在這裏做工夫去盡心則
知性知性則知天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
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如此
便可以觀心擴而充之便是盡心程子云本來性中只
有箇仁義禮智何嘗有孝弟這句話不曉得飯是米做
如此說本來混成無名無字又何嘗有仁義禮智然程

子亦非無所見只是他不曾做文字語言說得爽口便
有滯處學者當會他意思便曉得他不錯

存心養性只在慎獨工夫

不得說一邊此處
須細讀宋儒書

看朱夫子註易知王弼殊不濟看詩却不如毛公詩是
八面看得活潑潑的朱子以文害詞以詞害志一肚皮
不信看得死了狹了便無用

朱子於雅頌有功國風為
與小序作敵誠有過處然

小序實不
容全信

毛公雖不必盡得却有來歷說得開濶鄭公

亦無大發明朱夫子之易更勝似程子他人非所論也
朱子大略於文字處粗詩是一部文章

初隨俗看性理雅不服朱子後讀朱子語類始知先儒俱是天下第一等人但未免大醇小疵後儒專取他那小疵處便不好看可恨集性理的全無見識今日後生輕躁非薄古人皆不知學問者也朱子引京房易傳性理疑似誤字當時人不學如此

韓子愛今文而古之歐陽子愛古文而今之古之弊有限今之弊不可勝言有心於古文者能稍變今日之俗

文易之以古則善矣裁其冗長之句字汗漫之波瀾使無千篇一律萬口雷同如道園圭

齋潛溪東里數公雖學有深淺才有大小熟爛則一斯能變俗者矣六經左史具在奈何守一先生之學不究

其根源乎雖然吾懼其不能行也古文之絕已久前朝有志於古文而

不入僻謬者惟王守溪一人惜後來者不能推而大之錢翁亦异才惜乎反為元人所拘縛爭逐歐蘇之未

流耳○婁子柔與錢書勸其畧黃柳潛溪而直趨漢唐宋作者極善其中論經學派別則非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我愛其禮文章者儒教之

餼羊也儒者惡文字惡讀書恐天下之人皆化為市人

矣不讀書何以知聖人之道不作文字何以教後人如

儒家語錄率然之語往往意是而詞有病後人讀之誤

認便害事不修文字也程子云做得文章好便是不幸

此只是為東坡而發不知有文章者未必知道知道者

却須能文孟子子思曾子文字俱好宋文不尚理所以
儒者不愛文語錄或門人雜記不經手定毫釐千里者多矣程子卽有某在何必看此之云

賈子過秦班孟堅正其失昭明選文遂去一篇古人文

字好惡俱要論理如宋人則任意亂說只鍊文字蘇文如是

者多謝疊山文章規範尤非他專以誣毀古人爲有英

氣此極害事

君子見賢思齊如讀春秋於易牙豎刀之事則當思賢
臣之言不用其禍如此王景略之於苻堅桓公之於管
仲是也如衛靈公之於史鮪則善矣讀李習之幽懷賦

則當思韓門文字如此韓退之之化也其有功于萬世
如此讀唐史見陽道州之事則當思諫臣之道不在屑
屑言瑣碎苟塞責以取厭人主如用宰相國之大事君
子去小人進國家存亾所關事無急於此者諸葛公云
親小人遠賢臣後漢所以傾頽是也裴延齡不爲宰相
道州之力如此則讀書有益若歐公上范司諫書蘇公
管仲論皆不足取歐公讀李翱文是一篇大關係文字
但云韓吏部得一飽而足非君子之言也吏部爲人見
唐史文集具在豈不如習之乎何必論生平只此賦歐想歐公不曾全看

公性不好善要求古人過失說話帶口病此是大過其
去讒人佞夫不能以寸誣善游詞君子勿為也要求古人過失

翻案起論此宋以後作文者通病以此妄論古人既無以得其真折其中其文亦安得行遠乎

有一禪者好狎變童又好賭博我譏之嚴武伯酷辨以
為禪者不妨其論甚高我不習禪不解也問之一法師
乃曰居士視此人所作是慧是癡若只是癡便做不得
我見其人兩目有類相法當淫乃自以為重瞳思做天
子尤可怪

福德報應之書頗多膚淺然嘗讀之使人多發善念亦

養心之一助

米元章論書不喜顏魯公正書蘇子瞻論文不喜揚子

都聽他不得知他有為言之便聽與不聽皆可

儒書尚實行不離日用歐陽子云聖人教人性非所急
不知日用間喜怒哀樂那一件不是性修道之教教箇
甚麼

不愛人不仁也不知世事不智也不仁不智無以為儒
也未有不知人情而知性者

周子言無極即在鵝湖所言太極內亦不曾差只是意

見不同耳如列子更增出許多層數亦不差只是易所
謂太極凡看異說如譯語人曉得不同處未嘗不同便

會看書省却許多諍論中庸終以無聲無臭非有本亦豈容增出翁固能詩假如有人

忽作口字一句詩可乎因周子而救列子謬矣

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君子之戲如虛舟之觸可喜也而
不可怒戲語毋傷人心人有所諱不可不避好訐人之
諱忌禍之道也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事之難者也若曉得人所不欲已
雖不以為苦亦不得施於人方是恕

小人做惡事只是見事不透君子為善只是看理透看
理不透雖有善意往往成了不美之事

持論刻則使人不樂為善

小人無所容君子懼不免如此未有不敗者也戒之哉

我目所見二君子皆不得中道趙儕鶴不容小人黃石
齋不容君子二君俱不可居上者也不寬也惜乎君子

也未聞孔子之大道也義勝仁不得春生秋殺雖並行不悖然天地之大德曰生

讀書須求古本近時所刻多不可讀

不學道而好仁不妨忠厚不學道而好義必伎惡皆愚

也而有分別周子論剛柔善惡盡之矣固有分別敗事則均

儒者只說是非不論利害是大病利天下者是也害天

下者非也是非莫大於此然則有利害而後有是非乎言各有當如此翻剥反偏看

孟子第一章何等穩當

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毋使人以所不知所不能

開卷疾讀日得數十卷至老死不懈可曰勤矣然而無

益此有說也疾讀則思之不審一讀而止則不能識憶

其文雖勤讀書如不讀也讀書勿求多歲月既積卷帙

自富經史大書只一遍讀亦不盡好學深思四字缺一不得

少壯時讀書多記憶老成後見識進讀書多解悟温故

知新由識進也

嘗讀文中子問諸葛孔明能興禮樂否先君子曰上下

和輯是樂朝廷軍旅有制是禮又嘗問曾子一貫先君

子曰曾子孝於時聞之悚然後更讀孝經大學遂無疑

正心誠意至德要道只是這箇先君子學識如此錢

翁墓志殊未及中庸從大舜文武之孝說得到誠身孝字道理自好但孝只忠字內發見之一

也端孔子前言君子之道四某未能一焉未可以代一字元者善之長也中庸說忠恕亦首之以所求乎子

云云

書是君子之藝程朱亦不廢我於此有功今為盡言之

先學間架古人所謂結字也間架既明則學用筆當先

筆古人所以先永字八法也間架可看石碑用筆非真迹不可結字

晉人用理唐人用法宋人用意用理則謂並採大小篆

施之用意則增減疎密隨變出新也董宗伯云晉人

書取韻唐人書取法宋人書取意韻字易落空且只說

得用筆定老用理則從心所欲不踰矩因晉人之理而

易理字為當立法法定則字有常格不及晉人矣宋人用意意在學

而參以宋人之意上追二王後人不及矣為奴書之論

者不知也奴書之論為百年之內舉世宗趙不知討源

者發藥耳貞伯解人非詆前人以自高者○

吳居父之學米俞紫芝唐人行書皆出二王宋人行書

之學趙乃可謂之奴書

多出顏魯公趙公云用筆千古不變只看宋人亦妙唐

人難得也宋人以顏行為宗盟出入徐季海楊凝式米

草勝行狎然無家時作晉人波磔特以點綴成妍耳○米作

篆籀骨法故驚蔡君謨正書有法無病朱夫子極推之

錐畫沙印印泥二句屋漏痕此句是古人祕法姜白石

云不必如此知此君憤憤黃山谷純學瘞鶴銘瘞鶴銘

着不減平原今翻本不惟用其用筆得於周子發周子

筆全無影響并結構亦差發師

顏太故適健周子發俗山谷胸次高故適健而不俗山谷

云美而病韻者王著勁而病韻者周越又云錢穆父蘇子瞻病余草書多俗筆蓋余少時學周膳部書初不自悟以故久不作草數年來猶覺口被塵埃氣未盡故不欲為人書則山谷之洗伐屢矣不獨胸次高於子發也

近董思白不取迺健學者更弱俗董公却不俗董晚年真書用筆學顏參以宋思陵之體與市中所買絕不同董胸次陋結字欲開展而分寸太踈法意俱乖其用筆亦未始不迺但照管不到虞世南能整齊不傾倒歐陽詢四面停勻

八方平正此是二家書法妙處古人所言也歐書如凌

雲臺輕重分毫無負妙哉歐虞法之聖者也歐虞一片神骨極

有作用倚牆靠壁便不是歐虞夔夔子山一流人有牆

壁所以不好此是較正趙姜立綱尤俗者也唯書誥勅子固之論

用詹孟舉體然亦迺健不俗則所見益偽迹

惡人必有天報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我耳目所聞見

多矣灼然不謬不可不知惡人有隱德好人有隱惡其

報更有甚者

子孫有一貴人不如有一君子生一才子不如生一長

者

處大變與惡人遇當有遜避之道不在悻悻求死臨大

節而不奪是也求死非也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也

孟子曰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中庸曰天

下國家可均也中庸不可能也觀於管子可見矣然天下不均社稷不安以為君子中庸之道我不信也孟子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一段看差了極誤事孟子却不差儒者差耳

君子失之野寧失之文弑父與君而不知其惡亦從一

箇野中來野便無禮無禮則無所不至失之文做惡來

便有闕手處六朝歲易一主文而人於巧偽故也以五代南宋相較禮之不可以已豈不信夫或

曰曹馬何曾闕手噫并其文廢之不待再世矣

進德修業只懈怠處便是墮落處

好言所不知自欺也因以欺人德之棄也君子戒之

不學而思遂成僻見見處堅固入道之路絕矣今有人

焉程子尚是也聰明人用心虛明魔來附之遂肆言無

忌至陷王難今有人焉金若采是也儒者言學佛如此

二人之誤當自提省不可像了他扶鸞降仙道家戒之

決不可為惹魔也金若采全壞於此若采致禍尚不在此然即此亦當戒也

少欲則易足易足則身心安樂此是真受用

人之多欲如火伏於薪下織紅透風則洞然不可撲滅

一事引起則諸惡俱發須要鏟去其根方妙
血氣盛時起惡念做惡事却把捉得住但存心好善便
不難及至血氣既衰從前習氣一時俱到便把捉不住
此是自家實實體驗來他人所不知這箇只爲心體不
明從前只是強制所以如此

勸人爲善不要把苦的勸他至於勸老人不可不先安
他強他便不好

初看程夫子說英氣害事意不以爲然後讀朱夫子綱
目多不合處似乎議論過當朱夫子自云和氣少始知

只此便是英氣害事

禮者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生於人心者荀子言
性惡便不知禮他不過是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一轉便

爲李斯

家不齊多由女人女人最難安放

通書固言之

儒教說話須要徵於文獻做事須要讀書與釋教不同
儒者不知看書多可笑處譬如論語云治國其如示諸
斯乎指其掌中庸云治國其如示諸掌乎省文也豈可
曰仲尼不曾指其掌乎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儒者乃譏子貢曰不能如曾子之唯記有詳略安知子

貢不曾唯其始之曰然非歟則恐亦不能一聞即如曾子之唯也記論語者直是一字不可增損如

此看不得按此書語氣亦不消唯曾子曰唯門人能問之子

貢若未達如何不問且去體此等皆是宋儒病處

孟子極近人情與迂儒不同

蘇子瞻韓文公碑妙矣然有一句不好走僵湜籍也如

讚孔子云走僵顏閔便非好話即讚蘇公走僵少游魯

直可乎皇甫持正之文張文昌之詩亦豈易言

詩文風刺須有為而發若無端亂說一味罵人便不是

人臣諷諫做不得家常說話有時一發則使人感動程

子之講書吾所不取如此能使人主生厭好於本文外

生意尤不可經筵又與諫書不同

子路曰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治賦如此千古以來諸葛

孔明庶幾似之不知管仲如何宋儒看得輕只是不曉

事曾西云曾子畏子路朱夫子亦云孟子敬子路子路

不知是何等人曾子畏他宋儒却為要尊曾子苦苦排

抑他宋儒不知不敬子路便是不學會子當時門人不

敬子路夫子亦不然看書時須自省如此大是無謂便

是宋儒心不正處
君子當末世自然不敵小人合君子以攻小人不勝敗
壞了國家大事這箇便是黨好君子惡小人公也非黨
也相攻以誤事便爲黨不可不知

鈍吟雜錄卷第二終

鈍吟雜錄卷第三

正俗

詩之興也殆與生民俱矣民生而有喜怒哀樂之情情
動乎中形乎言言之不足而長言之詠歌之古猶今也
凡物有聲皆中宮商清濁高下雜而成文斯協於鍾石
古之有詩久矣仲尼刪詩上自文王關雎之事下迄陳
靈株林之刺三百五篇王道淡人事備矣於商惟有頌
虞夏僅存於尚書語云吾說夏禮杞不足徵吾學殷禮
宋不足徵準是而言直恐當時虞夏殷之文不如周詩

之備非畧而不取也梁昭明太子撰文選辭賦始於屈
宋歌詩起於荆卿易水之歌權輿於姬孔已後於理為
得近代詩選必自上古年祀緜邈真贗相雜或不雅馴
又書傳引逸詩多不過三數句皆非全篇三百五篇既
是仲尼所定又不應掇其所棄昔嘗與程孟陽言詩譬
之犬之拾骨非徒戲言也鍾伯敬拈擊王季不遺餘力
獨於此處不知矯正詩歸之作較之詩刪殆有甚焉今
按詩人之文至屈宋變為詞賦漢書藝文志不載五言
五言正盛於建安陳思為文士之冠晁潘陸已降迨於

唐之中葉無有踰之者至杜子美始自言詩看子建親
蘇子瞻云詩至子美一變也自元和長慶以後元白韓
孟並出杜詩始大行自後文亦無能出杜之範圍矣今
之論文者但可祖述子建憲章少陵古今之變於斯盡
矣詩騷已前不論可也

屈宋既興賦盛而詩罕繼班張
歿後賦衰而詩復振由是五言

競鳴馴至唐人又變賦體而
為長詩北征南山其一隅也

古人文章自有阡陌

阡陌亦禮作仟佰

有湯之盤銘孔子之誄

其體古矣乃三百五篇都無銘誄之文故知孔子當時
不以為詩也近世馮惟訥撰詩紀首紀古逸盡載銘誄

箴誠祝讚繇辭殆失之矣元微之集云詩之流為賦頌
銘讚大抵有韻之文體自相涉若直謂之詩則不可矣
銘讚箴誄祝誠皆文之有韻者也詩人以來皆不云是
詩詩人已後有騷詞賦頌皆出於詩也自楚人以來亦
與詩畫界此又後人所分也

書曰詩言志詩序曰變風發乎情如易林之作止論陰
陽非言志緣情之文王司寇欲以易林為詩直是不解
詩非但不解易林也王李論詩多求之詞句而不問其
理故有此失少年有不然余此論者余諭之曰夫鏡圓

也餅亦圓餅可謂鏡乎易林之不為詩亦猶此耳若四
言韻語便是詩詩亦多矣何止焦氏乎

易林既可以為詩則參同契多

以四言五言成文亦是詩矣

春秋左氏傳國語所載歌謠皆詩也但不協於弦奏不

施於禮詩人所不收後人撰詩集

謂郭茂倩

乃并取之然未

為失也 南北朝以有韻為文無韻為筆至於唐季凡

文章皆謂文與詩對言今人不知古稱筆語是何物矣

古人之詩皆樂也文人或不閑音律所作篇什不協於

絲管故但謂之詩詩與樂府從此分區又樂府須伶人

知音增損然後合調陳王士衡多有佳篇劉彥和以為
無詔伶人事謝絲管則於時樂府已有不歌者矣後代
擬樂府以代古詞亦同此例也文人賦樂府古題或不
與本詞相應吳兢譏之此不足以為嫌自魏晉已然唐故無嫌也
人歌行皆如此蓋詩人寓興文無定例率隨所感吳兢
史才長於考證昧於文外比興之旨其言若此有似鼓
瑟者之記其柱也必如所云則樂府之文所謂牀上安
牀屋上架屋古人已具何煩贅贖耶又樂府採詩以配
聲律出於伶人增損併合剪裁改竄亦多自不應題目

豈可以為例也今三百篇與小序不合者多或亦由此杜子美創為新題

樂府至元白而盛指論時事頌美刺惡合於詩人之旨

忠志遠謀方為百代鑒戒誠傑作絕思也李長吉歌詩

雲韶工人皆取以協金石杜陵詩史不知當時何不採

取白公新樂府中有採詩官一篇噴息此事當時如令狐慤士選進御覽集無一篇關諷刺者况疇人子弟

又何知焉文苑英華又分歌行與樂府為二歌行之名不知

始於何時晉魏所奏樂府如豔歌行長歌行短歌行之

類大略是漢時歌謠謂之曰行本不知何解宋人云體

如行書真可掩口也橫吹相和清商舞曲琴曲樂志所載者當入樂府其他雜曲歌詞及

起於近代者但既謂之歌行則自然出於樂府但指事可目以歌行也詠物之文或無古題英華分別亦有旨也

伶工所奏樂也詩人所造詩也詩乃樂之詞耳本無定

體唐人律詩亦是樂府也大歷以前人沿齊梁之體五言律詩多用樂府古題唐季

則有以樂府題作七言律詩者秦韜玉紫騮馬胡曾沈彬塞下曲諸篇是也○又白集王右丞秦川一半夕陽

開為想夫憐弟二句則唐人律詩亦有不必古題而入樂者大抵只不犯八病者便可歌之以被管弦矣白公

聽歌六絕句在第三十五卷耿緯已有塞上曲七言四韻律詩又有樂府古題作七言二韻小律者汪遵之戰

城南雞鳴今人不解往往求詩與樂府之別鍾伯敬至曲是也

云某詩似樂府某樂府似詩不知何以判之祇如西漢

人為五言者二家班婕妤怨詩亦樂府也吾亦不知李

陵之詞可歌與否如文選注引古詩多云枚乘樂府詩

知十九首亦是樂府也漢世歌謠當騷人之後文多道

古魏祖慷慨悲涼自是此公文體如斯非樂府應爾文

明二祖仰而不追大略古直樂工採歌謠以配聲文多

不可通饒歌聲詞混填不可復解是也李于鱗之流便

謂樂府當如此作今之詞人多造詭異不可通之語題

為樂府集中無此輩語則以為闕樂志所載五言四言

自有雅則可誦者豈未之讀耶

沈約謝朓王融創為聲病於時文體不可增減謂之齊
 梁體異乎漢魏晉宋之古體也雖略避雙聲疊韻然文
 不粘綴取韻不論雙隻首句不破題平側亦不相儷沈
 佺期宋之間因之變為律詩自二韻至百韻率以四句
 一絕不用五韻七韻九韻十一韻十三韻唐人集中或
 不拘此說見李贊皇窮愁志首聯先破題目謂之破題
 第二字相粘平側側平為偏格側平平側為正格見沈
 存中筆談平側宮商體勢穩協視齊梁體為優矣唐人律詩
 用五韻七韻者皆特有別義如明皇端午三殿宴羣
 臣之類○亦不盡拘錢仲文集中有七韻九韻者近

體多是四韻古無明說僕嘗推測而論之似亦得其理
 也聯絕粘綴至於八句雖百韻亦止如此矣如正格二
 聯平平相粘也中二絕側側相粘也音韻輕重一絕四
 句自然悉異至於二轉變有所窮於文首尾胸腹已具
 足得成篇矣律賦亦八韻文苑注中已備記之茲不具

論律賦不專於八韻

詩家常言有聯有絕二句一聯四句一絕宋孝武言吳
 邁遠聯絕之外無所解是也古人多有是語四句之詩
 故謂之絕句漢書元帝本紀贊分判節度韋昭曰判切也謂能分切句截謂之節制也絕句二字

所從來古矣蓋不特始自六代也宋人不知乃云是絕律詩首尾近人因此

復改云截句三寫失烏焉矣目不識丁之人妄為詩話以誤後學可

恨之極如此議論亦非一事也玉臺新詠有古絕句古

詩也唐人絕句有聲病者是二韻律詩也元白集杜牧

之集韓昌黎集可證唐人集分體者少松陵唱和集中學齊梁體編入

雜體今所傳分體集皆是近日妄庸人所更定不足據宋

人集所幸近人不肯讀古本多存中亦有分律詩絕句

者如王臨川集首題云七言律詩下注云絕句甚分明

唐人惟有元白韓杜等是舊次今武定侯刻白集坊本

杜牧集亦皆分體如今人矣幸二集尚有宋板新本亦

有翻宋板可据耳高棟唐詩品彙出今人不知絕句是

律矣白集中謂之大律詩對小律詩二韻者而高棟又

創排律之名雖古人有排比聲律之言然未聞呼作排

律此一字大有害於詩吾友朱雲子撰詩評直云七排

五排并去律字可慨也見元板歐陽圭齋集是其高第

宋末科舉之士皆以作詩為戒元人學問漸失源流相沿此名竟不悟為杜撰耳

齊梁聲病之體自昔已來不聞謂之古詩諸書言齊梁

體不止一處唐自沈宋已前有齊梁詩無古詩也氣格

亦有差古者然其文皆有聲病

李公垂追昔遊詩序云或長句或五言或雜言

或歌或樂府齊梁不一其辭唐人所分詩體大抵盡是矣齊梁自為一體不可與古詩混也

沈宋既

裁新體陳子昂崛起於數百年後直追阮公創辟古詩

唐詩遂有兩體開元已往好聲律者則師景雲龍紀矜

氣格者則追建安黃初而永明文格微矣然白樂天李

義山温飛卿陸龜蒙皆有齊梁格詩白李詩在集中温

見才調集陸見松陵集題注甚明但差少耳既有正律

破題之詩此格自應廢矣

白集中更分半格詩不知何義齊梁格詩猶言齊梁體

詩格謂式樣也既論聲病則有一定格樣與古體異矣册府元龜載李憺後唐天成初為翰林學士承旨時常

侍張文寶知貢舉中書奏落進士數人仍請翰林學士

作一詩一賦下貢部為舉人格樣學士竇夢徵張礪輩

撰格詩格賦各一送中書宰相未以為允夢徵等請擇

為之憚笑而答曰李憺識字有數頃歲因人偶得及第

敢與後生髦俊為標格假令今却業進士就春官求試

落第必矣格詩不敢應詔觀此一條可以通格詩二字

本義故詳錄之項斯標格遇詩亦指場屋所作未句即

是通榜之意有過平時幾度所見今皆誤會也後漢

書注格猶標準也辛巳春日過虞山遵王錢丈出示

其所著論詩語數紙大抵本之馮氏為多記其中有論

半格詩者恨未詳閱耳近日汪生謂此卷附以律詩

其半乃格詩也非別為一體此論實祛余惑不必更滋

臆皎然作詩式敘置極為詳盡允當今人弗考曠曠已

說

自古詩二字牢入人心今之論者雖子美稱庾開府大

白服謝元暉必欲降而下之云古詩當如此論也至於

唐人雖服膺鮑謝體效徐庾仰而不逮者猶以為無上
妙品云律詩當如此論也吁可慨已

休文謂謝元暉之詩二百年無此作

是直謂其高於祕監參軍繼響太康也後人安得輕之

阮逸注文中子不解八病知宋時聲韻之學已微有一
惡書名曰金鍼詩格托之梅堯臣言八病絕可笑王弼
州卮言不能知其謬也古書多亡余所見書又少沈休
文謝靈運傳讚劉彥和文心雕龍統論梗概牽於文勢
不得分別詳言諸書所言時有可徵今略記於此後有
博學之士為吾詳之郭忠恕佩觿云雕弓之為敦弓則

又依乎旁紐按徵音四字端透定泥敦字屬元韻端母
雕字屬蕭韻端母則是旁紐者雙聲字也九經字樣云
紐以四聲是正紐者四聲相紐東董凍督是也劉知幾
史通言梁武云得既自我失亦自我為犯上尾兩我字
相犯也平頭未詳蜂腰鶴膝見宋人一詩話偶忘其書
名乃雙聲之變也上下二字俱清中一字濁為鶴膝上
下二字俱濁中一字清為蜂腰大韻小韻似論取韻之
病大小之義所未詳也沈侯云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
韻之中輕重各異詳此則八病俱去亦不在曲折分其

名目也

今本玉篇前有紐弄之圖列旁紐正紐甚明序引聲譜恐是沈隱侯四聲譜聞世間尚有是書應論八病事恨求之不得耳今人律詩但作偶對於此處全不詳何以稱律大抵律詩與曲子同韻不熟不可作

唐人律詩有八句全不對者白集中有此體亦有用仄韻者仄韻

大抵吳體居多 白公和元相夢遊春乃仄韻長律也

律詩始於沈宋於時文體不以用事為嫌今人有言五言律不可用事者大謬

七言歌行盛於梁末梁元帝為燕歌行羣下和之今書

目有燕歌行集北朝盧思道從軍行全類唐人歌行矣

至唐開元中漸變其體王摩詰尚有全篇作偶句者高

常侍多胸臆語盡改古格常侍有燕歌行一篇亦是梁陳格調至李太白

遠憲詩騷割截三祖近法鮑明遠而恢廓變化過之雲

蒸霞鬱奇中又奇千古以來莫能逮矣詞多風刺小雅

離騷之流老杜創為新題直指時事如掣鯨魚於碧海

一言一句皆關世教後有作者皆本此二家遂為歌行

之祖非直變體而已也亦有雖用舊題所賦乃時事者賈舍人之燕鼓行是也太白歌

行若此者尤多論其世則知之矣

太白雖奇然詞句多本古人杜多直用當時語然古人

皆言杜詩字字有出處不可不知也直道當時語所指者新題時事耳微

之與白公倡新題樂府亦是直道當時語也豈直用時語俚語哉

古詩之視律體非直聲律相詭筋骨氣格文字作用迥

然不同矣然亦人人自有法無定體也陳子昂上效阮

公感興之文千古絕唱格調不用沈宋新法謂之古詩

子昂感遇三十八篇有古人之心焉然知其深者惟一老杜唐人自此詩有古律二

體云古者對近體而言也古詩十九首或云枚叔或云

傅毅詞有東都宛洛鍾參軍疑為陳王劉彥和以為漢

人既人代未定但以古人之作題曰古詩耳非以此定

古詩之體式謂必當如此也李于鱗云唐無五言古詩

陳子昂以其古詩為古詩立論甚高細詳之全是不可

通祇如律詩始於沈宋開元天寶已變矣又可云盛唐

無律詩杜子美以其律詩為律詩乎子昂法阮公尚不

謂古則于鱗之古當以何時為斷若云未能似阮公則

于鱗之五言古視古人定何如耶有目者共鑒之錢考功集

凡古詩皆題曰往體皮陸松陵倡和集猶然

古詩法漢魏近體學開元天寶譬如儒者願學周孔有志者諒當如此矣近之惡王李者并此言而排之則過矣顧學之何如耳近代只學王李而自許漢魏盛唐我不取也恐為輪扁所笑耳七言近體却必合唐季玉溪以下數家始極其變開寶不能盡蓋後人也

古詩十九首機杼甚密文外重旨隱躍不可把捉李都尉詩皆直敘無作用尤為古樸江淹所擬從軍一首最合嚴滄浪於此處不解也

陸士衡擬古詩江淹擬古二十首如搏猛虎捉生龍急

與之較力不暇氣格悉敵今人擬詩如牀上安牀但覺

怯處種種不逮耳然前人擬詩往往只取其大意亦不

盡如江陸也

士龍擬十九首已覺貌似而情味都非唯樂府諸篇為優耳觀謝客之擬建安可見

韻書定於陸法言廣於孫勔法言序云與儀同劉臻等

夜集論南北取韻不同曰我輩數人定則定矣

魏淵語遂

把筆記之按洛下為天下之中南北音詞於此取正永

嘉南渡洛中君子多在金陵故音詞之正天下惟有洛

下金陵也然金陵雜吳語其音輕洛下染北音其音濁

當法言定韻之夕如薛道衡北人也顏之推南人也當

時已自參合南北而後定之

近見朱竹垞與魏善百書亦持此論故韻非

南音也今人但知沈休文是吳興人耳

同定韻者范陽盧思道蘭陵蕭

該狄道辛德源河東薛道衡沛人劉臻其一為著作郎魏淵未詳何地人盧辛皆北產也○亦有散騎常侍李

若閻百詩云魏盧李辛皆北人法言亦魏郡臨漳人蕭該撰漢書及文選音韻之推家訓有音辭之篇按唐

郭知元改并五音集韻序云蕭顏多所訣定則知此詩雖參合南北仍從南人決其難疑蓋自永嘉南齊文獻

斯萃世胄高門咸承家學王融謝朓相與創變永明之體輕重清濁聲病所分未應全昧北音高氏霸業云啟

北士乃盛為文章荀濟入北鄴下始傳其音韻於時捨南人已別無從取正矣休文雖產吳興然讀書萬卷觀

其宋書諸誌實為精博四聲譜自謂入神之作於南北古今必能適宜取中此非囿於方隅灼然不待據此與

辨

音韻真自難知如南北曲子北詞用韻極切南多借音

吳江沈璟作南詞韻選嚴於取韻今人宗之不知北人

聲切開口便見字韻不得不嚴南人聲浮一字或數轉

故韻可借沈君全不解也惟見程孟陽頗知此意耳

周德清中州韻所据者止是當時語音自云嘗於都會

之所聞人間通濟之語也自沈謝至元時已數百年語

音譌變豈可以今時俗間語追定古人聲律耶千載之

下知古人音詞正賴於韻書耳既不準信則流俗方言

日譌日改何以正之止如詩云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

媚周姜京室之婦母婦二字自應讀如韻書矣德清尚不知不學如此而譏沈休文豈不可歎或難曰周德清誠不知古音矣陸法言輩亦應是當時語言隨時可矣何必古人應之曰古人經學相傳皆有韻讀漢末已有翻語許慎觀陸德明經典釋文可知也休文多學定四聲時自應有本顏之推小學甚深家訓有音詞之篇與法言共定韻書其裁之審矣不如德清直以意突也侏儒問天於長人以爲猶近之若問於僬僥則無此理矣德清之論陰陽是也然字音乃有可陰可陽者亦不別

出今製詞者都不知德清分重濁爲陽輕清爲陰亦似

王驥德伯良號方諸生作誠齋又有瓊林雅韻全用北

音又與周韻不同詩賦古人之業自當以沈韻爲主詞

曲用周德清可矣祝枝山之論如此

吳才老韻補余初時不伏以爲秦漢古書多韻語不應

多据唐人也後自爲之三十年不成乃知才老此書最

得其宜古人不可妄議如此李先生不取韻補以爲妄作

安陽姚逸老不知是何人其書迹似元人寫一韻書凡

古字律詩不使用者盡去之前列韓文公一律賦杜少

陵五七言各一首皆詳注宮商輕重題云詩賦式此甚有意嘗見此書於友人處其人已亡不知存否有暇當更為之初學者所宜用功也

杜陵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近日鍾譚之藥石也元微之云憐伊直道當時語不着心源傍古人王李之藥石也子美解悶戲為諸絕句不知當今學杜者何以都不讀也也只草畧一讀不

錢■翁教人作詩惟要識變余得此論自是讀古人詩

更無所疑讀破萬卷則知變矣變之一說本於皮襲美松陵集序先之以識

真何如

余不能教人作詩然喜勸人讀書有一分學識便有一分文章但得古今十分貫穿自然才力百倍相識中多有天性自能詩者然學問不深往往使才不盡

多讀書則胸次自高出語皆與古人相應一也博識多知文章有根據二也所見既多自知得失下筆知取捨三也

今人讀書自有通病好以近代議論裁量古人也以俗本惡書校勘古本也胡孝轅朱鬱儀號為多學者也胡

公論詩是非老杜詳其學問所自不離李于鱗詩刪有

杜詩通其書絕可笑朱君校水經精審之極然直以俗本為据意

有不安惟小注云宋板作某字耳以二公且如此何尤乎不學小生耶

小友錢頤仲喜作快語與客論書或稱海岳名言詆顏

魯公頤仲勃然曰吾雖王獻之亦不從何況海岳吾於

時甚訝此語因徵其說頤仲曰公不學右軍耶大令自

云勝父何可信也我時最賞其能言學問未到古人是

非之論且可識之亦不當信甲而非乙若近日妄庸之

人大言無愧讀其書使人笑來淺學一為所誤糝糠眯目天地易位雖破萬卷惡識先据於胸中終不解一字矣

鍾伯敬創革宏正嘉隆之體自以為得真性情也人皆

病其不學余以為此君天資太俗雖學亦無益自是不學之故

學則自悟其謬何俗氣不可湔祓乎所謂性情乃鄙夫鄙婦市井猥嫖之

談耳君子之性情不如此也此俊不唯見地鄙猥即一詩中上下文義全然昧昧

近有北人祕之枕中真奴才也

王李李何之論詩如貴胄子弟倚恃門閥傲忽自大時

時不會人情鍾譚如屠沽家兒時有慧黠異乎雅流錢

■翁選國朝詩選余謂止合痛論李何王李如伯敬輩

本非詩人棄而不取可也猶之茅坤艾南英不得為文人耳

鈍吟雜錄卷第三

鈍吟雜錄卷第四

讀古淺說

六籍裁於聖手然秦火之餘諸儒傳錄豈無譌竄然大體不失生於千載之下方欲追而定之非愚則妄矣意有不安存疑可也宋人紛紛之論多有不信六經處就其所得亦無大益一有僻失則得罪於名教歐公不信繫辭朱子深辯其謬以愚論之更不必多言只問歐公能作繫詞否不信繫詞又何功於天下萬世歐公只是不曾細讀如王柏欲刪野有死麕諸篇其源亦推排小序者啟之

儒者於六經如法吏之於三尺一字動搖不得法吏定罪必据三尺儒者論事必本六經自儒者之是非六經也所以邪說競作更無以壓之宋朝諸君子直是未睹其害耳讀六籍心有不合如見父母之過口不得言也初讀時多不合久後學問進便覺得自家粗淺訐也訕也稱人之惡也宋人謂之英氣君子之所惡也一部讀史管見都是謗毀古人

讀孟子有與論語不同處當信孔子讀程朱之書有與孔孟不合處當信孔孟東萊之博議亦其流耳但不得執此蓋程朱

程子論左傳云信其可信者如愚則不然不如闕其所疑

夫子曰信而好古宋人讀書未聞好古只是一肚皮不信大抵宋儒於性命之理誠得所不傳而於事物之源流則聞見已不逮古乃務與古人爭高故立論多失於太過朱子晚年深服康成是其獨勝諸儒處

太史公之於道吾未之審也此公自是一代賢者只不

消得開卷便苦口指摘須不比楊墨永嘉尊信史記亞於六經真屬強作

解事被朱子史記有甚道理一句掃倒但其文章却亦有微旨朱儒硬將大話推排又不識史法耳吾於此甚不平於揚子雲只是妒他如詆詞賦為童子之為

亦是妬相如不必盡妬然但論雅曲異施風勸異用何害為壯夫也

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儒者大學問若於這箇下不得手

只是正心誠意處不會細細理會此至論非詆諆

孟子不為管仲他的時節霸道救不得南宋人也學他

說却是風痺不知痛癢說話須理會金人

作文不可不識字如貫穿去字不應作串聽字不應作

听體字不應作体皆別字也諄訊一字也王弼州誤重

用祝呪古今字也錢■誤作二字皆文字大病

讀書不可先讀宋人文字吾輩科舉人初見此語必疑其拘蕙甚且斥為凡陋久閱

知書味自信為佳

奪胎接骨山谷語宋人謬說只是向古人集中作賊耳冷

齋稱王荆公菊花詩千花萬卉凋零後少意味今本集作可憐蜂蝶

飄零後與冷齋夜話不同始見閑人把一枝以為勝鄭都官十日菊

謬也荆公詩多滲漏上句凋零二字不妥下句云一枝

似梅花閑人二字牽奏凋零貼不得花但荆公亦本鍾士李菊花賦百卉凋瘁芳菊始

榮之語一枝字則陳羽詩節過重何如微之云不是花

中偏愛菊此花開後更無花樂天深服此詩語意俱足鄭詩亦

混成非荆公所及

看齊梁詩看他學問源流氣力精神有遠過唐人處此

老專門之學當或問如何是謝朓驚人句答之曰叔源

終身服膺之

失步明遠變色

千古會看齊梁詩莫如杜老曉得他好處又曉得他短

處他人都是望影架子話

庾子山詩太白得其清新老杜却得他縱橫處

今人說李太白都不知他學問來歷

或問老杜學何人答之曰風雅之道未墜於地賢者得

其大者不賢者得其小者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

有

千古惟老杜可配陳思王

敖陶孫器之評詩如村農看市都不知物價貴賤論曹

子建云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只此一語知其未嘗讀

書也

宋人詩逐字逐句講不得此言為已須另具一副心眼

方知他好處大約唐人詩工夫細宋人不如也

看明人詩却須一字一句推敲方知他不好處只為明

無面目反剝

剽唐詩字句

東坡書有壞筆詩有壞句大家舉止學他不得 嘻笑

怒罵自是蘇文病處君子之文必莊重蘇公自有大文

字今小人只讀坡仙集

表忠觀碑司馬溫公行狀古今大文也其次則富鄭公神道碑

張安道墓誌

有一欽聚三自許甚高論詩云必得如杜子美余戲之曰當今人才冠絕千古或問其說余曰千古只一陳思王謝康樂云天下人才都得一石陳思王獨得八斗又云我亦得一斗則康樂不敢當陳王也至唐有老杜始云詩看子建親是千古只一子美也今聚三論詩但不

及子美便云不足觀小兒女子皆須若此天下詩人多矣不知今日如何生得許多子美嗚呼此正是不知子美耳杜詩不可不學若要再出一箇老杜恐不可得不讀書人讀文字一味都是虛氣

有一塾師浩歎曰鄭子產親遇聖人而不聞聖人之道應之曰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吾丈有幾變色曰朱夫子曾說來應之曰吾丈不是朱夫子

文人有譏訶前人處須細細點勘不可便隨他一樣說

揚子雲君子曰淮南聖人鮮取焉斯言過矣芻蕘之言

聖人擇焉君子不以人廢言如云淡泊明志寧靜致遠

斯言也諸葛孔明嘗取之矣揚子亦謂其書乍入乍出

陶彭澤之人品高矣美矣其詩文亦稱其為人歐文忠

公云晉無文章惟有歸去來辭一篇豈得言晉人都無

文字但愛之至不知其稱之過也後人亦學他說話便

是吠聲之犬

新唐書高祖本紀書禁浮屠老子之學當時只沙汰僧

道耳未嘗禁其學也老子是唐人之祖如何禁得此言

若在唐以前人不妨傳笑一代矣宋人却多如此只是

後代人不讀書易欺不敢駁正耳

學者意不誠心不正所以不能論古人只如夫子直道

而行無毀無譽處都不曾理會

功夫須從上做下不可從下做上嚴滄浪之格言也

儒者議論好與聖人相反臧文仲孔子所惡却要尋他

好處子產孔子所敬專要說他不是儒者信孔子不如

信孟子今人信孟子又不如信程朱此事之不可解者

柳子厚封建論本於呂氏春秋兼採列子子厚多學子書作

文字愚溪說亦出呂氏春秋

少正卯吾不知其何人也据後代之人言之甚似王安石行僻而堅尤相似

姦雄最難處置無罪而除之則無名待其有罪則天下之事不知被他壞了多少孔子殺少正卯在後世便行

不得朱子疑此事為虛只是不曾實實體究不知他害事處姦雄不早除久後便除不得此等度外之事亦須命戮于社亦唯軍禮為然兩觀之下非刑人地即此粗迹已為可疑之大者耳

漢人八分勝唐人不待智者而知也然漢碑年遠多損剝唐碑年近多完好今人喜學漢碑損剝處以為學漢

可笑漢碑自有完好者唐碑如韓擇木桐柏觀碑蔡有隣元氏令龐君碑直逼漢京矣

徐季海嵩陽觀記亦端偉可拓為署書極小字則石臺孝經亦可觀採

楊鐵崖詩老鐵詩無一篇完好者不解用古事剪裁無法比擬不

倫比擬不倫直識劣耳句法多不完整工夫淺也源流先錯

李太白歌行句句有本

圖騷裏之形極其神駿若求伏轅不免駕欵段之駟寫

西施之貌極其美麗若須薦枕不如求里門之嫗萬歷

時王李盛學漢魏盛唐之詩只求之聲貌之間所謂圖

騷裏寫西施者也虞山詩人好言後代詩所謂欵段之

駟里門之嫗也遂謂里門之嫗勝於西施欵段之駟勝於驥裏豈其然乎况今日之虞山詩人搏撻剝剝其弊與王李正同而文不及王李是圖欵段之馬寫里門之嫗者也宜為世人所笑錢遵王以為詩妖此君亦具眼只當咎王李淺陋學漢魏盛唐而剝剝字句不知古人之所以為工今乃因王李而反尚宋元及金源之詩則慎矣定翁有論遺山與翁高下處最深切耳學者不知也

學書須學真跡不是不看石刻作文要作自家話不是不學古人

余生僅六十年上自朝廷下至閭里其間風習是非少

時所見與今日已迥然不同况古人之事遠者數千年

近者猶百年一以今日所見定其是非非愚則誣也宋

人作論多俗只坐此病身不出里巷又守一先生之言不能旁推交通於他書焉得不

乎俗

宋儒議論是非不平便是他心不正處

不近人情而云盡心知性吾不信也其罪在不仁不知

時勢而欲治國平天下吾不信也其罪在不智不仁不

智便是德不明

孔子云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宋儒云三代已後無完人

於孔子所云擇其善者而從之一句都不曾理會但事出三代已下雖極好處亦一概不肯學此恐不盡皆然

凡人作文字下筆須有輕重論賢人君子雖欲糾正其謬誤詞宜宛轉若言小人姦賊不妨直罵今之作古文者多不理會先君子教人作古文云但熟看春秋便知一字輕下不得後曾與徐良夫言此則云不必且引蘇子瞻為證不知此正是蘇文字不好處不惟子瞻唐人已有此病有根本之言馮氏一家詩筆之學其淵遠乃至此

揚子雲引天下之文字歸之六經有功於聖人之門變

於蘇氏父子至近代王弼州李于鱗而掃地無餘矣經術

裂於正始復振於元和其中亦升降不一蘇氏唯明允起於蜀中獨學無友議論多駁子瞻兄弟少年應詔集是其家學晚歲皆致力於經子瞻於書傳尤有功聖門非近代謬學可妄托也

古人學問可敬可信學者不可不知然大謬處亦宜仔細如歐公以八分為隸字此不待趙明誠章惇而後知其誤也今人從而不改不知何故近孫子長好以楊用修言語駁正文字許夫人作燕子詩用金鏤楣者子長以為誤云是金樓楣此事出吳越春秋初非僻書子長不知蓋為用修所誤用修好妄而健忘其著書幾於一

字不可信恃名欺人不顧萬世之笑用修人品不妨可敬其文字欺妄非痛駁不可

余於前人未嘗敢輕詆老人年長數十歲便須致敬况已往之古人乎然有五人不可容李禿之談道此誅絕

之罪也孔子而在必加兩觀之誅矣程大昌之演繁露妄議紛紛泰之不唯妄議其健忘而謬誤處亦多楊用修之談古欺天下

後世為無一人此公心術欠正於此可見譚元春鍾惺之論詩俚而猥不通文理不識一字此乃狹邪小人之俗者名滿天下真不可解

南北朝人以有韻者為文無韻者為筆亦通謂之文唐自中葉已後多以詩與文對言 愚按有韻無韻皆可曰文緣情之作則曰詩詩者思也情動於中形乎言言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咏歌之有美焉有刺焉所謂詩也不如此則非詩其有韻之文耳禮有湯之盤銘孔子誄春秋左氏傳有卜筮繇詞皆有韻三百篇中無此等文字知古人自有阡陌不以為詩也

漢人墓碑多云誄詞末多有亂曰蔡卞刻曹娥碑卞有刻改為銘曰此公不學可笑今世傳是古昇平帖可考

然陝西所刻亦改之矣漢人碑銘亦云是詩其體相涉

洪氏隸釋所載有五言者也然古人文宇自有阡陌終是碑文非詩

也唐人亦多言銘詩祖漢人也大率文章體製須以文

宋人經五代之亂多不詳古人淵源矣

賦出於詩故曰古詩之流也漢書云屈原賦二十五篇

史記云作懷沙之賦騷亦賦也宋玉荀卿皆有賦荀賦

便是體物之祖 賦頌本詩也後人始分屈原有橘頌

史記云相如奏大人之頌潘安仁藉田賦亦曰頌

○漢書王褒傳太子喜褒所為甘泉及洞簫頌陸士衡云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詩賦不同也

宋人作着題詩不如唐人詠物多寓意尚有比興之體

梁末始盛為七言詩賦今諸集不傳類書所載可見王

子安春思賦駱賓王蕩子從軍賦皆徐庾文體王司寇

楊狀元不知概以為歌行弇州云以為賦則醜此公誤

耳七言賦亦非齊梁人自作此體也漢禮樂志云武帝

立樂府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

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是則今所傳

漢人樂府歌詩中亦有賦焉七言詩賦權輿於此後人

讀漢書率略故不察耳張平子思元賦自系曰以下皆為七言此又見於後漢書文選者也凡子亦將目為歌
耶行
古人七言歌行止有東飛伯勞歌河中之水歌魏文帝

有燕歌行至宋齊多有雜言詩梁元帝作燕歌行一時
文士爭和鄭漁仲通志藝文志有燕歌行集今其書不
存庾信集有一篇可見北人盧思道有從軍行皆唐人
歌行之權輿也七言歌行唐人相襲雖少變於開元天
寶然其體至今見行楊狀元王司寇輩不以為異至賦
則不習遂以為醜語云少所見多所怪豈不然歟

近有一人言沈休文八詠以為似賦不知詩賦體相涉
也晉人又有五言之賦幸此輩不見見則不勝其譏笑

矣體相涉用不同作詩
賦者辨章惟此而已

古人墳籍散亡略盡僅有存者多被後人改壞不可据
凡古人文字中所用事與今所傳不同者古書有之今
人不見耳如張博望乘槎事古人通用焦弱侯以為杜
詩之誤不知此出東方朔外傳見太平御覽自與博物
志所記不同焦公未知也

東坡云鮫蓋剛而犯上者耳如左氏之言皆後世流傳

之過若如所論則堯典洪範皆不足信耶東坡此語但
據離騷尚不

似今人直以意翻案 蘇氏文章大抵趣快說去或有
為而發與本事曲折多不相符合此即歐公亦有之矣

宋人好立異論不肯詳考熟思大略如此至程子之說

則尤甚矣

太史公云諸家言黃帝多不雅馴縉紳先生難言之其
不好奇明矣揚子雲不知何見譏以好奇如子雲作蜀
本紀其書雖不傳然所言上古蠶叢已來奇事頗有存

於他書者皆非六藝所述恐太史公不必信也

初謂載秦穆公

趙簡子夢之帝所諸事似乎可畧後思要非無謂飛來
惡來之後昌熾如此天道豈可問耶載之以見事固有
不可知也史家妙用亦難為尋行數墨者道矣伯夷傳云學者載籍極博必考

信於六藝此一言也鄭漁仲蘇子由皆不知觀子由古

史直似未嘗全讀史記者可怪也

此論宋儒評伯夷傳已發其端見妙絕古

中今

或曰史記敘下宮之難不取左氏豈非好奇乎余曰不

然也趙亾去漢興未遠此國之大事趙氏所由存亾雖

秦火之後其文獻必猶有可徵者且云公孫杵臼程嬰

趙氏廟祀之此千古義人太史公時計其祀或應未絕

史有傳疑不可盡削如孟子敘子濯孺子事亦與左傳

不同豈得便駁孟子

太史公時左傳未行世漢興唯張蒼賈誼見此書其傳在河間太史

公但據國語班書本傳可攷固非不取左氏也先生
云班贊中所謂左氏國語者兼左氏春秋傳而言其上
文甚明上說乃漢時有公羊穀梁外傳言此二書為
余之疎略也

也今皆不知所言何事太史公當時豈左傳之外便無所据乎蘇子由言太史公不學正以其專信六經不取異說耳至於此輩事又必以左傳駁之甚矣太史公之不為後人所容也

太史公書班固論之極當其所云抵牾踈漏註家已詳索隱後人不當洗垢索瘢更加鍛鍊以求其過然孟堅云先黃老而後六經便是合父子之論而一之揚子雲更不研審過矣太史談在文景時故尚黃老太史遷在武帝時故重儒亦隨時而已然子長不為無心於儒學

左氏太文子長質而不俚然序論形勢指說人情分明如畫文亦有餘也歐陽永叔文太略所以不及史記韓吏部之文古文也歐文忠公只是今文不如唐人四六尚有古意在

歐陽公作馮道傳平敘而人品自具不激不矯無溢美亦無溢惡古人不過也此文勝於唐六臣傳六臣傳許

此六人之無恥何所逃也陳壽序漢魏之際綠在晉故稍遜其辭耳君臣之義賴史筆扶持放過不得

平生不喜新唐書列傳敘事全無條理邇日讀之其論讚大有

不可及處謂其公平宋公未可輕議也歐陽公文甚高然用

心不平作史論則不便

蘇子瞻表忠觀碑真子長之文矣或云蘇文妙在不學

古人何耶坡公作補孟嘉登高文

集作補龍山文上代孫盛朝下代孟嘉辨

便似晉文

比晉人恐未自然

此公真才兼千古其四六最妙

張文昌之詩皇甫持正之文坡公以為走僵而不能為韓公者也然坡公視此二人其工夫精細處坡公或不如此坡公才大自可上掩古人但前人有工夫坡公所不及也

余嘗讀爾雅有儒者相規

乃生員非儒者

曰此等學問支離瑣

碎不足勞心嗚呼此書乃詩書之義訓不讀此如何讀詩書此小學也夫子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非此書則詩人之興遂不可解矣其人徒眾皆顛然如市中小人自以為高而不可諫既不識字所行便多乖謬噫盡如此輩君子小人無別矣

韓吏部言文從事順淺者以為口實便云古文不尚艱深不知此語正謂樊宗師也樊宗師之文殆不可句矣樊公著述之富宋時已不全至今日則僅有如越王樓詩今唐詩紀事有此文以石本較之譌字且數十宜其

難通也然講而讀之文未嘗不從事未嘗不順所以為

工今之自附於歐蘇者淺薄通率號為古文講之其文

不從事不順文既不文古亦不古更詆韓文以為尚有

古語不如歐蘇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文無難易唯其是耳此言盡之文尚

簡古深嚴如歐蘇乃漸趨冗弱矣然必為樊之澀又矯枉而過其正深味六籍自得權衡耳歐公絳守居園池詩議論自得中但生平所為文自有過於紆曲流入冗弱處朱子議無逸篇中講張為幻句蓋宋以來議論便如此

詩文雅頌多艱深國風則通易風或出於里俗雅頌大

文多朝廷作者為之雖有如寺人孟子之類然得列於

雅亦必是當時能文者尚書是朝廷文字語多難解非

特古今言語不同蓋古之文人鍛鍊文字其體如此不

以平易者為美也孔叢子中已有明說

此亦一說擬書者但以韓吏部

為衷則鍛鍊尚不失之僻澀矣子字衍古人但謂之孔叢隋書經籍志可据百詩云

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

孔子學之周公仲尼之道未墜於地散在諸子二戴撰

集以遺後人崇禎間有一妄人上疏請更定禮記我不

知此人欲使何人定之士大夫不察或惜其言之不行

所謂多見其不知量也

閩人鄧其姓自定一書上之此人不學如魏鄭公傳想都未讀

我讀論語得為文之法曰草創之討論之修飾之潤色之討論之事至宋人而廢矣或疑其說應之曰子以蘇子由何如曰善矣子由論劉先主曰用孔明非將也據蜀非地也考蜀志孔明在先主時未嘗為將至南征始自將耳若不據蜀便無地可以措足此語乃不討論之過也宋文多如此而讀者不以為怪故知當時論文無討論之功也如韓退之絕無此等病累

荀子言殺詩書焚書之漸也歷詆諸儒坑儒之漸也荀子好言禮實不知禮禮者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生

於人心者也先王因人心而制禮豈以其違性者強之乎荀子言性惡則其所謂禮者政刑之末耳非禮也古人所以制惡人者也李斯之學全出於荀卿坡公論之不詳也

論語醇乎醇者也孟子大醇而小疵揚子醇疵半荀子

時有可採耳此又不如仍前人之論

今人看史記只看得太史公文集不會看史史記載秦漢間攻取

形勝頗詳而於五霸規模即不能舉其要豈因左傳國語已自不朽故從畧耶或疑相如子雲史漢不當立獨傳不知史漢以文之煩簡分卷帙不重合傳獨傳也自近代始重獨傳耳唯合傳則必其事相關

漢書儒林傳伏生濟南人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朝錯往受之顏師古注引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與潁川多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宋儒多惑於衛說致疑於尚書今按衛宏之言妄也漢書藝文志尚書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師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所傳者又云秦燔書禁學伏生獨壁藏之漢興求得二十九篇因以教齊魯之間云壁藏而求之得二十

九篇是伏生自有本不假口傳明矣又考儒林傳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字伯和千乘人也事伏生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則是歐陽夏侯二家漢人所列於學官者自是伏生親傳非朝錯所受之本明矣又伏生有孫以治尚書徵伏生有孫則應有子何至令女傳言若其子幼不能傳書則伏生已九十餘矣安得有幼子乎且其女能傳言亦應通文字何至朝錯不能得者且十二三乃以意屬讀之邪又余嘗身至潁川濟南其語音絕不相遠雖

古今或不同大略亦可知何至言語不相通耶衛宏不

足責顏師古注漢書最詳謹亦贅列此語疑誤後人可

怪也辨證精核有功於今文尚書當如三劉之例附見漢書胡渭生云馮氏駁宏序為妄良是竊謂宏

序亦非盡鑿空者伏生有孫固應有子不至使女傳言

然錯注受時生年過九十子先父卒人事之常藐爾孤

孫未承家學已又耄矣口不能宣及門弟子業成辭歸

錯奉詔至安可空還不得已令女傳授理或有之計其

女亦非少艾之年教錯無嫌也唯大序有失其本經之

語自非生縱老何至家無本經縱令失去當時弟子如

張歐陽罔不涉尚書曰教何難往取其本俾還報天子

乎或曰必若云則生以簡策授錯可矣何用其女為曰

漢人讀書頗與今異揚子雲言一闕之市必立之平一

卷之書必立之師如春秋有鄒夾二氏夾氏口說流行

未著竹帛故曰未有書鄒氏著竹帛師傳之人中絕故

曰無師蓋經未有無師者書簡策雖存而其間句讀音

義亦須畧為指授方可承學故使其女傳言耳若字本

今文錯所自識豈因齊人語異而都不曉耶是則妄不

足辨者不信爾雅正以書難通也不信則詩俱不通矣但以相

傳嘗用之字讀三代以前之書不通則云有誤惑也自

孔子刪詩書弟子相傳書所釋義訓伏生必有所本不

足疑也孔安國亦因伏生耳
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
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
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是伏生所藏之書與孔壁之

書其竹簡字數相應也古文非孔安國所造明矣又諸書所引尚書今文有者皆相同古文有者或有異蓋伏生相傳有所本孔書出壁中安國隸古於時蝌蚪不行已久未免有誤若是偽造直以古書所引竄入必無誤若有所不知則應都不同亦不當小異其文章與今文亦有難異之不同恐安國當只取易通者傳之其不可解者蓋闕之也所以只得其半若是偽造不妨全作一本不肯有闕也宋人雖多疑然亦未敢直言其偽近代則放言無忌矣若釋氏之言不妄此輩應墮拔舌地獄

此段亦有功於古文尚書 二典舉陶謨何嘗不疏通明易周誥殷盤之難各一時也以難易致疑於今文古文之問此與兒童之見無異

姜堯章之論書嚴滄浪之論詩似高而實麗白石於書全欠工夫 定武蘭亭全是歐法姜白石都不解

董宗伯云王右軍如龍李北海如象不如云王右軍如鳳李北海如俊鷹

宋儒都不解詩朱紫陽詩人也然所得頗淺比興乃詩中第一要事二字本出大序大序出於毛詩齊魯韓皆無此序朱子既不信序文却不應取此二字

比興本出周禮毛公

所謂六義即太師教國子之六詩也灼然 既用二字又 可信安得不獨取之此不可以病朱氏

不應不用毛解毛止有興也本是意興之興此語未非 詳所出

與起之興又比興是詩中作用詩人不以比興分章以

分章方是三緯 詩疏云比顯而興隱故特言興也又 云興者起也取譬引類起發已心是興起之說亦經師

相承但謂興起作詩之 志非引起所詠之詞耳 朱子謬甚如朱說則興者乃是

說了又說重複可厭又如此解興字亦鄙而拙 晁公云

取象曰比取義曰興義即象下之義此語直捷分曉千古區分比 興二字莫

善於劉彥和文心雕龍比興篇云比者附也興者起也 附理者切類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擬議比則蓄憤以

斥言興則環譬以託諷較之康成尤圓通不滯定翁不 是之採而意斷以比興之說吾所不取

古人比興都用物至漢猶然後人比興都用事至唐而

盛格詩止取五音相叶律詩則必四聲相對

宋人不解小學如關關雎雎和也關關二字只取其聲

不取其義朱子云雌雄相應以關字立義陋甚也後漢 書孝

明紀注載薛君章句云詩人言雎鳩貞潔慎匹以聲相 求集傳所云相應其出於薛君所云相求乎未必以關

字立義而後漢書注出唐初亦非他偽 又檢俗傳王昌 書可比朱子博極羣籍豈容觸處譏毀

齡詩話亦此解此偽書也出於朱子之後檢宋史經籍

志無此書可知文字鄙陋非王作也近代多偽書初學

誤信之文字引用為識者所笑如天祿閣外史湘煙錄

於陵子晉之乘楚之檣杙子貢詩說石經大學之類日
增月益不可枚舉又有古書宋人以為偽者却自可用
如山海經之屬不必以宋儒之說為疑也

讀書當求古本新本都不足據又古書字多不同不可
以此證彼

鈍吟雜錄卷第四

程